

十年中的一日

第一四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十年中的一日

第四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八月

十年中的一日
第四集

*
江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南昌市三津路11号）
（江西省書類出版業音譜許可證出字第1號）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华書店發行

書號：02005
开本：787×1092毫米^{1/32} · 印張：87/1d · 字數：58,000 · 插圖：
1960年6月第一版
1960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上—2,818
統一書號：7110·244

定價：(6) 三角八分

編者的話

十年來，我省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各項事業的偉大勝利。為了反映，記錄這些成就和全省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通過各方面真人真事，以說明黨和毛主席領導的英明、正確、偉大；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以活生生的事實教育廣大人民羣眾，進一步鼓足干勁，為加速建設社會主義和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為此，我們決定分期分集出版“十年中的一日”。

這本記事集，主要是收集了有關我省廣大職工十年來在各項政治運動中的英勇鬥爭和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忘我勞動的一些生動事蹟。這些事蹟是作者十年中最有意義的、給自己印象最深、感受最大的一天或一件事的真實記錄。通過這些反映，基本上可以看出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江西工人，在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也應當說明，書中所載，難以反映我省十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人民精神面貌于万一。十年來的偉大成就和動人事迹是寫不完也說不盡的。

本書是按時間前后為序排列的。由於編者水平關係，可能存在不少缺點與問題，我們誠懇地希望廣大讀者提出批評和指正。

本書是由省總工會供稿，並在串編過程中，得到了他們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謝意。

本社編輯部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 | | | | |
|---------------|---------|------|-------|
| 护厂的日日夜夜 | 談妙根講 | 万飞勇記 | (5) |
| 以实际行动打击美帝侵略 | 丁滔 | | (11) |
| 抗美援朝捐献中的一个浪花 | 段琳 | | (15) |
| 庆祝民改胜利 | 左麟祥 | | (20) |
| 大奸商刘潤蒼俯首就擒記 | 李威尔 | | (27) |
| 笑把高坡当平原 | 滕荣林 | | (33) |
| 楊忠烈革新技術二三事 | 旭阳 | | (40) |
| 巧刻海棠花 | 徐年瑞 | | (47) |
| 真理对謬論 | 孟萍 | | (50) |
| 元帅帳前奏凱歌 | 郭城勉 | | (56) |
| “八一”牌万能拖拉机的誕生 | 吳天佛 | | (64) |
| 百炼成鋼 | 鍾清清 | | (69) |
| 江西第一块纤维板的誕生 | 严文陶 周世勛 | | (75) |
| 夜航十八滩 | 刘文波 | | (79) |
| 全新的竞赛 | 裴之偉 | | (86) |
| 喜看紅旗落誰家 | 鄒新华 | | (92) |
| 九女燒窯 | 万海水 熊远华 | | (98) |
| 服务态度上的一面紅旗 | 唐有根 | | (104) |

护厂的日日夜夜

談妙根講 万飞勇記

当我走进锅炉机房，看到那巨人似的发电机源源不绝地为工厂、商店、街道、桥……安全送电，照耀得全市一片光明的时候，就会激动地想起十年前的日子，我們南昌水电厂的工人們跟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派，所作的那場爭夺机器的护厂斗争。

那时，南昌的水电联合为一个厂，我是这个厂的老工人。反动派在狼狽逃出南昌之前，阴谋破坏这个几十万人照明之源、供水之咽的水电厂。我們工人听到了这个消息，都气得咬牙切齿，背地里紛紛議論开了，有的說：“发电机是我們的命根子，眼看就要天光了（指解放），决不能讓他們炸。”老工人更加憤怒：“机器是我們亲手裝起来的，伴了机器几十年，就是拚了这条老命，也要保住机器。”这时有些斗争經驗的老工人，还特別給各值机人員打招呼：“后生仔，防备五顏六色的王八蛋給我們工厂下毒手呀！”果然不出所料，在解放前的十多天，厂里忽然混进了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鬼头鬼脑的，一会儿钻

到机器旁瞧瞧，一会儿到锅炉边摸摸，一会儿又跟伪厂警咬阵子耳朵，有时还装出一副藏刀的假笑，和工人們假裝客气。可是这一切，工人們都寸步留心了，只要他一接近机器，大家的眼睛就瞪得大大的，故意大声地连连咳嗽起来，互相傳递着警惕的眼色，因此这两个家伙在工人的严密监视下，一直不敢动手，过了几天一无所得地溜出厂去了。事后工人向伪厂警打听，才知道这两个家伙是便衣警察，就是专门来破坏工厂和測察爆炸位置的。全厂工人得知这椿事情以后，更加提高了警惕性，更加激发了保卫工厂的决心。这时形势越来越紧，大家感到保卫工厂，必須組織起来，有人領導和有人指揮；手无寸鐵是不行的，必須掌握武装。于是工人們便商量，推荐几个胆大有威望的老工人和技术、行政人員，負責指揮护厂工作，在一間小房子里成立了指揮所，并决定立即动手在工厂的周围裝起了铁絲电网，在水泵房旁挖了壕沟。为了互通情况又在各要害部門安裝了內部電話，值机的工人身上都帶哨子，发生情况就通電話吹哨子告訴指揮所，以便搶救。全厂工人都发了袖章，編成“纠察队”，輪流上工，輪流巡查，連厂房的屋頂上也安了“了望哨”。机修班工人在仓库里找出了一些廢鐵，自己当铁匠，亲手鍛打了几十把“紅缨枪”，发給巡查队作为武器。伪厂警們看到工人組織起来了，曉得不是好惹的，加上工人們又对伪厂警进行了一些爭取工作，于是几个伪厂警溜的溜了，逃的逃了，丢下的

八支長步槍又落在我們的手里，我們的膽子就越發壯起來了。

就在这時，一件事情發生了，我們廠里的馮總（即馮總工程師，也稱主任），住的一幢小洋房被國民黨夏威匪軍的一個偽師長看中了，他們干出了強盜的勾當，不由分說的把馮總的家屬趕了出來，被鋪和箱子也被扔出門外，而偽師長和太太們却住進去了。馮總無家可歸，工人們便伸出了援助的手，大家把馮總的家屬和衣物搬進廠來，安頓在廠內一間制冰的小房內住下。高級知識分子出身的馮總在工人兄弟深厚情誼的感動下，在事實教訓的面前，認識了反動派的強盜面目，和工人們一起積極指揮與參加保衛工廠的鬥爭。為了避免工人家屬遭到反動派臨逃前的搶劫和殘害，指揮所決定：所有的工人家屬都搬進廠來，集體暫住，把仅有的一點電費，買了五百擔大米，供給家屬們吃，把所有的空房騰出來了，給家屬們打地鋪。家屬們進廠後作用很大，一方面，工人放心了，另一方面，家屬們也參加巡查守夜工作，增加了護廠的力量。

夜深了，解放軍在謝埠戰鬥的槍炮聲隱約可聞；反動派惶惶逃跑的狼狽相越看越清，我們知道反動派逃跑是會到處強奪交通工具的。當時我們廠里有一部運煤和修線用的中型吉普卡車，為了不讓反動派劫走，工人們漏夜把車上的一些零件拆下來藏起來了。第二天，兩個武裝特務窜進了廠門，凶得簡直要吃人。這兩個特務用隱語交談着，看

得出是要动手炸厂的，但是当他看到工人手中也有步枪和紅缨枪时，有些犹疑起来，始終不敢闖进机房动手，磨蹭了半天，还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突然特务們发现了停在厂內的那部卡車，这下特务喜出望外，立刻轉移目标，凶狠狠的問工人：“誰是負責人。”可是問到誰，誰都說：“沒有負責人，負責人早走了。”特务們东找西找没有办法，正巧一个工人因事来找馮总，見到馮总就喊了一声主任，特务們听了就把馮总扯住了，逼着馮总要汽車。馮总和特务辯說：“車已坏了，无人修理。”特务們竟指着馮总的鼻子掏出枪来罵着：“馬上跟老子修好，不然就要槍毙你。”并且声言：不修好車，就要帶馮总到司令部去。这时我也在場，心想閑下去馮总要吃亏，馮总逼走了，厂里掌握技术的也就完了。我連忙窜下樓去，找到了工人兄弟商量，决定先去帮馮总解圍，在必要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家伙丢下井去。于是二、三十个工人一起拥上樓去，团团圍住和特务們講理，并向特务的身上碰撞起来，你一下，我一下，撞得特务暭头轉向，接着旁边两个拿着煤鍬的工人，傳来了“江口”对话：“伙計，沒煤燒啦！”“沒煤怕什么，鍋爐里可以燒骨头嘛！”特务們知道工人們暗示要把自己丢进鍋爐燒死，使了个鬼眼，狐假虎威地大声嚷道：“走，我們解手去，回头再談！”便連溜帶跑地滾出了厂門。

特务走后，我們估計一定会来报复的。果真不出所

料，卡車上架着机关枪載着大批的匪軍开进来了，开口要找馮总算帳。其实，我們早就送馮总离厂，安置在老百姓家去了，十几个善于辞令的老工人挺身而出和匪軍們糾纏。我們全体工人都圍在机旁、炉旁，准备着匪軍炸厂时决一死战。原来匪軍急于逃跑，不敢久留，只得口口声声威胁我們：“炮彈再見”，就把一部破汽車拖跑了。

这是一个蒙蒙亮的早晨，厂里的電話机鈴鈴地响了；話筒里傳来了一个亲切的声音，指名要請工人代表来接電話。守在電話机旁的工人圍攏上来，听个究竟。这電話原是解放军代表化名打来的，電話告訴我們，大軍就要进城了，在这最后最紧要的关头，他代表解放军要求我們要想尽一切办法維护工厂和机器的安全。并鼓励我們斗争到底，繼續开车，繼續供电……。在場的工人听说是解放军代表来的電話，都高兴得直跳，催工人代表回話：“我們斗争到底，拚命保护工厂，决不停車停电，迎接大軍进城……”片刻之后，又来了一个我軍地下工作者，和我們接上头，这个消息，象一陣風似地傳遍全厂，个个喜笑顏开，护厂的情緒更加高涨，都坚决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寸步不离机器。全部下了班的工人都不肯离开，有連熬了几夜、眼睛滿布紅絲的工人仍然精神抖擞，坚持在炉旁、机旁。

就在这天夜里的八九点钟，忽然响起了几声震耳欲聾的轟响，这震响就象在身边，震得人脑嗡嗡久响，大家都

誤認為這一定是自己工廠的某部被炸了，窗口火光現處，看清楚了原來是離廠几百米遠的“中正橋”（現在八一橋）被萬惡的國民黨炸壞了。這時工人糾察隊員們高呼起來：

“工人兄弟們，不要怕呀，要死我們和工廠死在一块呀……”發電機仍在運轉，一切操作仍然照常。萬惡的反動派逃過了橋，可是炸廠的心仍然未死，竟接着從贛江北岸對準我們工廠打起炮來，又是几聲巨響，一顆炮彈落在我們水泵房上，另一顆炮彈落在我們機房上。我們馬上組織一批人，冒着炮轟起來的煙塵搶救機器，值班工人仍然堅守崗位操作。檢修結果發現炮彈並未打中機器，只不過在水泵房和機房的牆上掀了兩個大洞。我們運煤廠的工人，也冒着呼呼穿梭的機槍子彈，緊張地搶運着煤炭，送進鍋爐。全廠工人都戰鬥在自己的崗位上。

就這樣，我們全體工人冒着生命的危險，戰勝了反動派的破壞和炮轟，保護了工廠，保全了機器，沒有停電一分鐘。當天解放軍來了一個排的同志到我們工廠時，工人代表緊緊握着洪軍事代表的手，含着淚花，滿面笑容的把这个工廠的一切交給了我們的亲人。

以实际行动打击美帝侵略

——記爱国生产竞赛中的仇业衡車間

丁一滔

跨进江西省机械厂的大門，一眼望去便是一幅橫挂的巨幅标語，上面写着：“車間就是戰場，机器就是武器，多生产一个活，就是多給美帝國主义一个打击！”再往里走，迎面就是我省第一个向馬恆昌小組應战的仇业衡車間了。

你別看車間狹窄，設置也仅仅只有二十多部簡陋的車床。但是全車間的三十五个人却團結得象一个人，他們發揮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热火朝天地开展了爱国生产竞赛，一个个都是为了爭取提前完成自己的任务而积极努力，因而改进了許多工作方法，新紀錄象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出現在他們的車間里。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厂里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制造七十四馬力大引擎。說起这个活，不仅厂里从来没有摸过，当时在中南区也算得上是头一次的大制造。人們都被这个消息激动着。可是，厂里是不是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大家都在期待着仇业衡車間的回答，因为有无能力加工切削，是能否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

的确，象这样一个修修配配的破烂厂子，要完成这个活，不是沒有困难的。工具缺乏就是一个大問題。工人們都为这而着急，仇业衡口里虽然沒說，心里也很不踏实，他想：眼前的困难的确很大，但是在这抗美援朝爱国生产竞赛运动中，志愿軍在朝鮮英勇作战，克服各种困难，战胜敌人，难道我們就不能想办法克服这点困难嗎？他又想起在北京出席全国劳模会时，毛主席教导他們回厂后，要起带头、桥梁、骨干作用，現在不正是时机了吗？于是他决心要与困难宣战，想办法自己來創造工具，保証完成任务。他抓紧机会，在上級的領導下，团结全車間工人，并联系全厂工人、技术人員，积极的投入了这场战斗。

他們从車間选出了十名优秀的技工，組織了一个“工作准备組”，每星期开会討論，計劃好要改什么工具，要添什么工具。經過全車間一个月的努力，設計和改进了許多工具，基本上完成了大引擎任务的准备工作。到十二月試制大引擎的工作正式开始了，在党的領導下，全厂以制造大引擎為內容开展了一次車間与車間，小組与小組，个人与个人的竞赛，人們都在能为这大引擎的試制任务效力而感到光荣。仇业衡車間的工人更是一馬当先，站在生产战線的最前列。老車工黃忠仁象着了迷似的，整天不离开車床，越干越起勁，他想：我能在多制一項活，国家就

多增加了一分打击敌人的力量。如果不是別人提醒，他真会忘了吃饭呢。平日爱说爱笑的刘汉庭同志，这些天来，却不声不笑了，原来是在思考怎样组织劳动力和合理地使用工具的问题，经他多次研究，结果想出了车毛坯的、钻眼的、光活的分工合作，减少时刻换车刀的现象，使生产有秩序地进行，工效随即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这时，试制任务，固然在日益紧张地进行，而提前完成试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可是，就在这紧张的时刻，一项关键性的工序——搪缸套，仍是老牛拉破车，一只缸套要搪十八个小时，引擎老是不能成套。为了这个问题，仇业衡日夜思考着：如果能创造一种工具，使四个汽缸一起搪就好了。当人们熟睡的时候，他还伏在桌上用笔画着草图，可是总想不出个好办法。忽然，他想起领导的教导：“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对！找群众商量去。他立刻找到了副组长郑明山一起研究，终于想出用四根心藏轴似的东西做个新工具，这样可以四缸一起搪。于是，两人分工设计了一个草图，提交车间技术研究会研究，会上大家对草图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如工人彭德民提出：“不能用角齿通过四根轴，要改用虫齿才行”。其他如量刃规、角铁上面装摇摆等都作了些改进。

但是，还有一个难题，却把老仇难住了，“如何使刀盒丝杠下跟马达转得相适应，最好是刀杠转十转，丝杠转一转”，这是一个数理上的计算，没有一定的数学知识是

計算不出的。陳炳忻工程師聞訊即主動幫助計算，并耐心地告訴老仇計算的方法。由於工人與技術人員的結合，施工圖樣圓滿地完成了。

接着，工人們又積極投入了趕制四軸搪缸機的戰鬥。翻砂間工人為了翻四軸搪缸機上的角鐵，自動放棄了午休，做不完晚上又接着干；裝配間工人接到老仇親自送來的活，立即放下其他工作，為四軸搪缸機的零件加工。在全廠工人的積極努力下，零件全部完成了。

二月九日下午，仇業衡車間象辦喜事樣的熱鬧，人們都為這新的創造而興奮。不久，只見馬達一開，四軸搪缸機就發出了隆隆的吼聲，站在周圍的人都盯着快進汽缸的刀架子。經試車證明，性能良好，車間里頓時沸騰了，人們把仇業衡高高地舉起來，歡慶四軸搪缸機的誕生，歡慶仇業衡車間在抗美援朝愛國生產競賽運動中的勝利。

四軸搪缸機的成功，解決了生產上的不平衡現象，對加速引擎的生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經過全廠工人的一致努力，十部七十四馬力的引擎任務很快就完成了。江西省機械廠的職工們以實際的行動，打擊了美帝的侵略。

抗美援朝捐献中的 一个浪花

段 琳

一九五一年六月，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传到了上饶市，工人們个个积极响应，爭取讓“上饶市人民号”战斗机早一天投入打击美国鬼子的战斗。

南貨业青年店員吳金鈴听了动员报告以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往事又慢慢地涌上了他的心头：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日寇侵占了上饶，当时吳金鈴还只十一岁，便跟爹媽，帶着弟妹，躲到附近的山上，过着流浪生活。帶的粮食吃光了，不敢回家取，只好找些野菜充飢。一家人餓得皮黃骨瘦，眼睛发花，金鈴的媽媽偏偏在这时候染上了重病，貧病交加，在一个黃昏的夜晚，丢下了一堆孩子和丈夫而离开了人間，全家人守着金鈴媽痛哭了一場，草草地将亲人埋葬了。于是，在吳金鈴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顆仇恨的种子。

抗战胜利了，回家一看，除了一幢断牆残壁的破屋而

外，一无所有。金鉛爹靠做小职员，掙一些微薄的工資，来拉扯几个孩子，不够就只好借債，但这样还是无法維持最低的生活，不得不在第二年将十二岁的吳金鉛送进了一家南貨店当学徒。十二岁的人哪！究竟能做些什么事呢？当然資本家不会白白地养活他，逼着他起五更摸半夜，做着他难以胜任的活儿。吃的是資本家的剩飯殘湯，不但沒有工錢，还会受老板娘經常的打罵。这样，又在他的心上，增添了階級仇恨。

一九四九年上饒解放了！吳金鉛終於出了头，开始过着真正人的生活！但童年的血泪經歷，却在他的心头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每当人們提到了解放前的生活，他就会悲憤交集地要为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貢献出自己的力量。今天晚上的动员报告，同样又勾引起了他过去惨痛生活的回忆和报效祖国的思潮。

“參軍嫌我年紀小了，不批准，捐献总不会不批准吧！”他喃喃自語着，同时臉上也泛出了一絲微笑。覺得現在可以为抗美援朝出番力量，表表自己的一点心意了！

可是，他又想到年老的父亲，父亲是多么希望他能早些成家！父亲会同意把积蓄都捐出来嗎？不管怎样，明天得想个法子才好。

第二天下了班，吳金鉛回到家里便对爹說：“爹，你还能記得我媽是怎么死的嗎？”